

漢魏叢書

三五

論衡卷第四

漢 會稽王玄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書虛篇

變虛篇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

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竒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子耻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

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
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譏死不嫌貪刀鉤廉讓
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
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
之卽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耻
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
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
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
明矣旣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

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
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
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
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
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
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
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
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
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

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

早夭死世俗聞之

一有人字

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

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
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
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
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蟠螺遠也案魯
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
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
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

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
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
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
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
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閭門之與太山非
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
絕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
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眇眇
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

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
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晴慙望倉卒安能致此儒
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
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
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
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
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
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
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

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
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
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
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
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守會計
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
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
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
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

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

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
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
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
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
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
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
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
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
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

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
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
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
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
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
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
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囊投
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
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

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
悲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
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
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蒍子路而漢烹
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
鼎鑊之中以烹湯蒍汁潘從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
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
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

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

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
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
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
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藟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
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
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
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讐
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
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

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淥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綬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

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